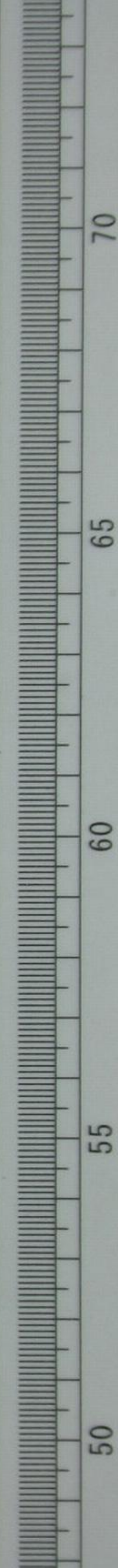


陸宣公奏議

下

4 13
740
3



413
740
3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九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何文郎氏寄

中書奏議三

夫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贊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
不素練故戰數敗諸將節制不一無以應敵
乃歷陳其弊帝雖愛
重其言不能用也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
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
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
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

陸宣公奏議卷九 奏議

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

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

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

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

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

備採擇伏以邊圉多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

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敘者則曰非

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

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

邊圉多患一本作戎狄為慮

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
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
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
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
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
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
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狗所見而昧
於所遇之時夫中國有盛衰外敵有強弱事機有利

一本外敵作夷狄下同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敘禹貢西戎即敘周之于襄出車詩云太宗之翦亂唐太宗命李靖生擒頡利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突厥兵銳馬多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慢神堯高祖方經畧天下故每屈禮焉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上文引古者措置各得時勢之宜此又將不得其宜之害說一逼方極醒透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

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一定之規亦無常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遘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亂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

餘年使傷耗遺。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德宗與吐蕃結盟助討朱

泚初與彼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昇之及泚平執先約求地帝止償絹萬疋彼以為怨數入寇北

償馬資。肅宗遣使回紇請兵助討祿山及復長安

馬值一百四十五代尚不足塞其煩言。左傳衛子行

宗德宗俱隱忍應之公曰會同難噴有敬子言于靈煩言煩言忿爭也。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

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人則驅畧黎庶深

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

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

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

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

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

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

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

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

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

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

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

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王制云五方

也。不可推移。又云：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

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以水草

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

耻敗亡。其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其畜則多馬牛羊

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以田獵禽獸為生業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此外敵之所長也。外敵之所長，乃中

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

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

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

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

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乎慎守所

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眾庶，修紀律

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

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

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

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

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

要害，塹溪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

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

...

...

...

奏議

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明取捨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左傳吳子以伐楚問伍員員對曰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者也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彼之所短。我之所易乃彼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為倒持戈矛。以鑕授寇者也。梅福傳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鑕鑕在困切柄下之銅今則皆

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有。病。根。遂。生。出。六。種。現。症。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唯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指。置。乖。方。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賺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

而不狗象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是實也
 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慳
 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
 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
 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寇
 敵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
 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
 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
 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

此則措置之方也

已下單承鎮守之兵說

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
 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

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

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其方

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便人情

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

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

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

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

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
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
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
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
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
懽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
動容聆強番勁敵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
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
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
言內地兵卒之驕 逐無不畏 往邊塞

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以嚴憲其來
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
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
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
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
兵之無用皆蹈此習
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
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
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
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

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

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

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秦伯

送衛重耳于晉三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

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

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敵已尅獲。

旋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

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

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

一本返下有

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

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

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

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

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

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

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

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左傳挾弧以先登

先登陷陣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衰敗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

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

戰陣莫前。敵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

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

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

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

財匱於兵眾矣。今外敵之最强盛。為中國甚患者。莫

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

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

一本外敵作四夷

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

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

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類之統帥專一。

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

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

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

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闕。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

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

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

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

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

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左傳

既見晉侯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十羊九牧。劉知幾傳云十

行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

番。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唐自高宗永徽以

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

延嗣爲涼州都尉。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手開元

朔方置節度使。諸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如

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

奏議

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時西北兩邊寇盜充斥故四鎮隴右

皆寓治于安定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

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

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眾。建中四年十月朱泚反率

涇原士卒姚令言等犯奉天。叛懷光汧朔方之一軍。李懷光始提

泚連兵據河中叛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

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五使焉。自肅宗時已分朔方

餘鎮軍數且四十。當開元時天下之節度使有八其

東節度使其三日河北幽州節度使其四日河西節

度使其五日隴右節度使其六日劍南節度使其七

本隴作原

本五作三

曰鎮西節度使其八日嶺南節度使自後武大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故至德宗朝

數且四十是五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

倍于開元也。此則將多之極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

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

異無陆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

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

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

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

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

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歛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

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媿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檀弓母爲戎首不亦善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讐。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

一。段論機失于遙。制。

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其術。將行，請迎吏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制，其肘書不善，則怒吏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今以往，單父非寡人有。夫如

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

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

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

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

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以外，寡人制之。闔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武王問太公

太公曰：凡國有難，將既受命，君親操鈇，持首授將。以

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以

淵者，將軍制之。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司馬法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將，在軍。君命有所

奏議

左

不受

孫子凡用兵之法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誠謂機宜不可

以遠決

言之

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

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

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

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

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

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

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

軍相持事機之來開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

時始謀固已疎矣

言遙制者其計必不精

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

難明聽覽之不一

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

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狄馳突迅如

即使其計甚精亦不能隨機捷應

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

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留之閒寇已奔逼託於

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

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

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

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

其言遙制之弊

奏議

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

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

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

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

膏肓也。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

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

焉不可為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

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

改。事。事。事。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一。其一分委本道。節度

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

衣糧。在。軍。兵。以。固。其。心。關內河東諸軍州募番漢子弟。願傅邊軍者

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

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

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

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

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

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

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在選帥以專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

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謹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奸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外敵不威。懷疆場不寧。謚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

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
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
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
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蔡九霞曰只因當時調內兵以防邊塞既患人與
地不相習且兵無統帥號令不行應敵則必敗
守城則不堅故欲其罷防秋之制重統帥之權
使習於邊者爲防邊之卒則不畏苦而思遁司
厥闡者得專闡之權則不滋僞以卸責最爲要

務而中間縷析事勢指陳利弊語語可佐帷幄
勝籌誠古今兵鑑也夫

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
 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
 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
 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眾人亦為之懷愍。本傳建中元年七月
詔中人賜晏死。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天下以為冤。滯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婉請還其妻子。不報。
 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
 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

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

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况在眾流。何由察

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

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

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

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

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蔡九霞曰。參譖公忌公。幸帝燭其奸。欲治以罪。而
 公以殺之太重。力為救解。尊國體而畧私怨。何

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人王慈祥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

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

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肯于黨與中分別淑慝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誰能原情及此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

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

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畧其可疑守其可信論罪至此殆無冤獄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

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一本狀上有別字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

之並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眾何能

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

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

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

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

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

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

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蔡九霞曰。首惡未可輕貸。從惡自當別白。若一概

譴斥。其中淑慝混淆。波及堪憐矣。此真仁人之

言。

不實。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恐以根對。善惡業不問。

帝以參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令將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收沒入官。贖又上此奏。

右希顏奉宜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販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寬。

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次言慎于明刑之如是悉無異詞然後

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

所司猶三五覆奏太宗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

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

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奸賊

則止徵所犯沒之不輕行如此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

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

包含懲忿於彛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

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

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蔡九霞曰國家刑罰期于當罪豈利其所有參既

罪不應死便不應收沒故復解之非止寬恩實

思其義之所在耳

陸宣公奏議卷第九終

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力所奪今之諛墓者宜聞斯言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奸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何等學問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追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尙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謁實憤於心剛方正直之氣繚繞行間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奸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

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昇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蔡九霞曰清風高節照耀千古可想見大臣巖巖氣象

本作傷風

無只如螟蟻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政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勉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民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又明大豆替豌豆。無損官司。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敕處分。未審可否。

蔡九霞曰：事若甚細，理則甚巨。肯為此言，方是好宰相。能持此識，方是真宰相。公殆明於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之旨也。誰謂經濟不根學問哉。

陳愈係以義氣陳之旨也。雖謂不昧學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

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微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一本作至座

鍾惺曰大抵僉人爲李萬榮邀求節鉞不過乘其急而使我不暇察耳徐察之未有不事情敗露者他日爲郢國事黃臺瓜幾再摘矣鄴侯勸從

容究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亦是此意

得此意
容其微辭而思之心驟然朕太子之無此衣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亦職矣陸士宗

汴宋節度使劉元佐為假子所醜以其子士
寧為留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問其下
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得眾心士寧忌之
奪其兵貞元九年十二月士寧引眾攻城南
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兵告曰天子有詔
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于
是分兵守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
速去不然且傳首京師士寧知眾不與奔京
師萬榮斬其支党數十人奏聞帝即
欲以萬榮知留後贊乃陳其不可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眾
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
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

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
 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
 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一篇大旨夫制置之安危
 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
 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
 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
 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
 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
 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

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為
 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
 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
 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
 得其材能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
 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
 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
 上敗謂僨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
 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

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一。筆。以。明。不。當。與。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

本朝世遠

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下接引前事只就汴宋節度一處說所經見者以為商鑒唯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引田神功以明制置付授之得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田神功冀州人天寶末賊以為平盧兵馬使率眾歸朝後賊圍宋州急杰汴海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

陸宣公奏議

卷十

奏議

九

無方經畧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
 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神功卒代宗詔其弟神玉為汴
宋節度留後神玉卒都虞侯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
交結田承嗣為援朝廷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
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劾河朔諸鎮詔
命馬燧等討之汴州平竟斬靈曜于京師初靈曜之
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李正
已得曹濮徐兗鄆五州故云陷五郡于匪人轉輸所
 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于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
挽東有法
 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
 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
已下又原本事之始
 忙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

本作如茲

本作談囑

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瞻矚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
 有所倚及元佐殂歿朝廷命吳湊代之太歷中李靈曜據汴州反
劉元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朝廷以為節度使而破
李納兵又破李希烈之衆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元佐
死以湊領節度使馳往代之士寧兇頑輒敢毗睚素
未至汴軍亂立元佐子士寧
 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
優容之失已見于前日今豈可復其傲
 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奸徒得計庸
 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
 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為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
 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

必先作先令
敬遂作敬讓

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
 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
 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
 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
 事君。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覲之心。聖人
 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
 為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
 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
 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

本詩

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
 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
 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
 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
 所逐士寧。蓋起于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
 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
 能有幾。仍各計度于成敗之勢。迴遑于逆順之名。安
 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為萬榮所誘。
 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于文武

奏議

不務作助亂

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眾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其頭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屏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

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蔡九霞曰。唐之失著。莫大于藩鎮自為留後一事。向來耑務姑息。只因時方危亂。不得不因循。今朝廷之勢稍振。宜力矯其弊。而德宗猶襲故習。公故備陳其不可。而帝不能用。唐業之不復振。宜哉。

一本無而裴

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
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
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
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
宸慮者乎而裴延齡欲銜已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
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廢園
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
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
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

一本中作問

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
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幾年併徵今若更徵
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
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
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
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
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既闕
西成曷期况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
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

卷十一

奏議

奏議

古

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

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壞。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廢之中。

奏議

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值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

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公私均利常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恤民自合乃爾足禦凶災度支謹守常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謂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蔡九霞曰延齡以剝民為事公以愛民為事故於延齡所奏每事駁正然好利之主豈知剝民之即以剝國而愛民之即以愛國乎左延齡而右宣公蓋不待論姦蠹一書矣

臣竊以... 宜公... 恩大... 更... 臣等... 奏議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因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

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

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旨掩德。見非古人。左傳不以一旨掩大德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蔡九霞曰。竄謫要荒。望恩實切。公爲此言。有不忍一物失所。意然。意在早信赦令。非爲竄謫一輩市恩也。

帝以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五
 百里今所進擬似太超越且又是近兵馬處
 及當路州縣事非
 穩便贄復上此奏
 右希顏奉宜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
 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
 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
 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
 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
 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

三進量移官狀

元末李林甫因四難專恣凡此

帝以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五
 百里今所進擬似太超越且又是近兵馬處
 及當路州縣事非
 穩便贄復上此奏

右希顏奉宜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
 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
 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
 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
 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
 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

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

追原降官長久淪棄之始

降官許與改敘原屬舊典

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可爲流涕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

追原不能復還舊典之故

總。是。猜。疑。太。甚。

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檢邪為蠹乃至於斯然
 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刑明就裏蓋是姦臣詭
 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
 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
 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
 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
 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
 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

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
而自新無路也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
 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
 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
 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
 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
 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破似太超越語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
 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裁

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破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語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人文計演限想變合對貪備如欲效茲難限蔡九霞曰貶謫之臣豈盡奸惡久投遐遠情實可

矜况既已奉赦未許改遷近地是赦猶不赦也
勸君以含垢引人以自新立言絕有關係

儲蓄以含養民人以自豫立言絲育關紂

蔡徐民預日表慈未精如嬰張此最慈餘不慈也

宜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又籌集蓄之資。凡於時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
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
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
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
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
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
守此制。有用隨卽卻填。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

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敕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財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

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眵耳之

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

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子野師曠字則雷霆蠅

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蟲傷其本

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

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

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

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

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

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

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曾。是摛克。歛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

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

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

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

奏議

奏議

小人之為害非一日之論

廣引經典以証

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
四語已畫延齡罪案下文慰數其
 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歛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措
罪不出乎此
 克歛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
迴環引經諸
 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
從共二少卯作頌
 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
君庸君語不諛不意
 方鳩僇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
 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
 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
 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

作兩請語是要君上決然別白一番也
 意其負謗則誠宜急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
 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
 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
 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
 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
斷然即行
 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
 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
 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
 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
長君之惡

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
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
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鄜。豪奪入
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
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與
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
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
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
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
其罪一

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

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

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

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

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

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

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

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

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穫。卽是羨餘。悉合

皆下脫是字

聖皇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四

府下脫少字

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
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
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
當時原有據數論執者何遂信而不究乎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
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
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
此處責備德宗意多矣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
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
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

不京
本不詳

為羨餘之費。罔止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
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
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
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
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
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
破盡羨餘之說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
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
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務崇信。不加

聖皇公奏議

奏議

五

一本不辨作不克

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
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
考其事則虛誕自彰延齡素不善財計乃鈎取宿姦
老吏與謀因建言左藏天下歲
入不資耗數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
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
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或
庫但多其簿贅吏員以詭帝于財用無所加也
是水火漂焚或緣旱勞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
賊奪攘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
追尋或綱典拘囚不辦填納或没入店宅歲久摧殘
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

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
書大抵錢穀之司皆耻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

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

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

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

哉又是責備德宗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

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

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

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延齡剥下附土肆騁譎詭其
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

言之信用不疑。延齡時得君謂必輔諸州輸送布帛。政少所降下。至嫚罵近臣。時人側目。諸州輸送布帛。入則賤其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價。值。下徵重困疲。毗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出則高其價值。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嗇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

。教。民。黷。貨。者。宜。一。教。言。醒。其。罪。三。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

平涼遠鎮。扼制番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負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

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責備德宗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

以為詞。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因就第唱補。縱女弟觀之。笑聲徹諸外士大夫。皆恥之。安祿山上書

條上國忠大罪及反。以討國忠為名。騰榜郡縣。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

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

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徒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

盡室旣宮廚之饜。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

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

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

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

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

一本非作必
為是

闖闖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其罪五虐人斲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泄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網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以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槽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貨

此。竟為通例矣。

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奸賊。無不狼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其罪六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陵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

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朝臣廢禮自恣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收眩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

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實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攬權故能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周皆醜媒。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侵辱內僚。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

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鱗汗清明其罪七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滅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

公私雜畜。披倡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狗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旣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

以爲一本作以謂

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

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

臣愚以爲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

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

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

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

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

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

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

就其職掌之內僅乖事體者則細而不

論以見前者所論關係安危不僅有乖事體也

跡其心術之中隱

而未彰者則曖昧而不論以見前者所論皆其彰

明較著者也

七段以起德宗信任不疑意

畧回護一筆

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

托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

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

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

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

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

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

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

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

破可托腹

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
貞觀二年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

聖賢公義 卷十一 奏議 三

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
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
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
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
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
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
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
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
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

延齡職在典其欺君悞國亦在典

利故將利字源頭剖晰一番

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
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
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
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
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

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滯廣。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毗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此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尚

為急 本作之急

令皇 本作令君

有餘蓄見者皆怨有司之暴焉。此。身。生。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者。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按德宗符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剝親王帶金而鬻之與此所言不同當以奏議為正是時從行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爇。饑。

四句本無四字

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颯。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貲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米二斛每何賊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青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不衰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

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其詳已見奉天請罷二庫狀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復犯奉天。興元元年。是知天子者。二月李懷光如梁州。五月李晟復京師。是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賄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

圖一本作賈

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
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
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
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
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狗
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狗
足致危。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
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
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

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

慮。化危為安。贊常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

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陛下亦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陛下亦

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

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狗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

言。豈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

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

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

皇朝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七

之名皇甫聚禍之變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皇甫聚

也厲王淫于色妾党盛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

禍不及邦國者乎致之。所以。責。備。德。宗。警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

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

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

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獨順宸旨

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

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

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

一本無又字

獨一本作多為是

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

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

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

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

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劾之能以表

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慮實與衆同辨示人不

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

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

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

一本無若字

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
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
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則小人道長之象
家語薰蕕不可以同器而藏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
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
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
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恥過作非不足
戒舍已從人不足稱唯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
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子

諛諛一本作
諛々

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
起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
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兒妄流布實
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譁談議億萬為
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
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閒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
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
為其易我為其難也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鄙姦苟容無
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權情下餌讒口

一作黨是也

陸宣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七

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綱繆
帳展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
從陛下真社稷也說得可痛可歷播遷之艱說得可痛可難至今
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
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
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
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
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
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

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再拜

蔡九霞曰初用延齡時公論其不可而帝不從任
延齡時公又論阻其行事者屢矣而帝不從他
人處此唯有奉身而退耳然非公志也公身為
宰相荷恩非不厚見信非不專且相從患難共
事危疑非不勞且瘁今時事稍定復縱此亂邦
之人忍坐視不言乎公生平奏疏皆意切直而
詞委婉茲則一味切直矣想料德宗決不能從

珞作璞是

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
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艸禮著造士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珞抵
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
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
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
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
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
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于養育獎

其時

妙論九五君

才多才之目乎

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
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
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
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
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
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
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
患提綱下文逐段發揮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
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

深明人十消長

此為一篇

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

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

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

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

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

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

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

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

罕喻一本作罕命

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喻是使羣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

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各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

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

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

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

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

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

其下本有脫誤

先一本作縣

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博訪之所以難信也
 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先信。是務博訪
 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應一
 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言求精太過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
 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
 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
 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
 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
人而廢法

萬一本作庶

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
 愈粗。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
 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
 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
 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宜是指
 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
 狗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段
 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

陸真公奏議

卷十一

奏議

三

耀乘之珠齊威王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也尚有徑寸之珠可照車不能無類連城之璧趙惠前後各十二棄者十枚不能無瑕矧伊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故謂之連城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毫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桓

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及桓公踐位聽鮑叔之言相夷吾遂九合諸侯以正天下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晉敗秦秦伯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孟明為政文公二年秦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前史序項籍之所以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酈食齊王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實管仲論鮑叔于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無所忘管仲寢疾威公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政將安移之鮑叔何如仲曰鮑叔君子也下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

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人惡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

所以不。宜太甚也。

處

是。指嫉。惡太甚。

應

句

一段言程。式。堦。方

釋

張

下聽作察

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呐呐寡言者。未必愚。檀公趙文子其言呐喋喋利口者。未必智。張之傳。嗇夫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利口喋喋

陸真表議

卷十一

表議

辰

真一作貞

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此之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謂取方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式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奐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

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李陵答蘇武書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李善注云。孟子云。才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

付作職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敘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泊鳥獸魚鱉。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

許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舍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疏。一。段。中。又。自。為。段。落。與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青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

段言循故事而不擇可否

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

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

守秩二千石。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

二千石，顏師古云：漢制號稱六百石者，其俸月七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刺史高第者

即遷為郡守。如朱博為冀州刺史，決事如神，徙郡守

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司農、少府

高第，入守左馮翊。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如魏相

太守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

台輔，其閒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

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余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

九等之差，同為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

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

洎諸臺寺，率類于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

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于乏人，下寮每

嗟于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

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繇、陟、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

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繇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

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

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實生德宗。后曾祖士衡。祖介福。父易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晉字混成河中人由主客員外郎為祠部郎中。使回紇歸拜司勳郎中。陛下之意。頗謂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微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說舊例。有應遵有不應遵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

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吝。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永泰以來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皆如所欲。而求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惟中林當循資漸進。三術最當。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于通理。

一概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應上有法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
 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養小以
 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闕者蓋待用
 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
 見射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
 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見文王世子議者昧於
 明徵一議一概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
 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
 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

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
 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
 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
 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
 能不興嘆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
 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
 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
 始也砥礪之心必切久任則銳志易衰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
 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

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
必。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或為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
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
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
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
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
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
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

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
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
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
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
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
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
收束上女。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
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
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

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

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

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

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

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

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

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

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

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

指出當日種種避嫌務刻諸心事

此弊

更能言人所欲言

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
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
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
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蔡九霞曰為國家惜才一念是宰相報主稱職之
第一務若坐視人才淹滯任使乏員宰臣將何
所報稱乎處揆席者有是念未必能為是言為
是言未必能明晰利弊通達古今若此故推公
為經濟名臣之冠

粟一本作稅

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見公羊春秋傳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觔。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

觔一作斤是

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

具見三法酌古宜今可垂久遠

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

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元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

犯長安乘輿播遷板籍浸壞肅宗至德間兵起所建

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

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

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

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

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

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草而不知原始

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

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

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

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

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毗日日滋甚夫作法裕

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

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

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

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

奏議

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摘郡邑効驗簿書每州各取大
此并異于校數歲之中以為常矣
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
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
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工工而能勤
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
以丁夫為本無求于力分之外無貸于力分之內故
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
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

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
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
率之人亦已懲矣以下極言兩稅之弊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
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
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
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
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
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
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而

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歐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歷敘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歛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

不作非

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不類會裁處其于躋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琴絲重傷宿痛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厯中紀綱廢弛百事

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

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宜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於

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
 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
 力膏髓將安所取哉代宗大歷初年生日諸道獻金
 帛器服珍玩駿馬值緡錢數十
 萬常哀嘗言諸道非能男耕女織於是有巧避微文
 必取之於民歛怨不已此正同意
 曲承睿旨展轉滋弊言之痛心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
 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麓計其直以召雇為
 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
 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
 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宜索進奉之類者既並

進一作盡

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
 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
 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
 旱薦菑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進
 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
 額累加見在疲暈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
 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迄于大歷
 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肅宗至德初安史之
 亂郭李討平而楚州
 河東朔方之軍亂未已代宗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
 大歷間又有僕固懷恩之亂

陸贄奏議

卷十二

奏議

七

一作名

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概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歷引經史以為君鑒

一作窮

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菑。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財贍本固。則邦寧。漢文帝身親恭立。卽振窮恤老。勸農賜租。又以年比不登。水旱疾疫。災眚為害。弛利省費。賑貸備至。遠近貢獻悉皆不受。海內富庶。禮樂以興。幾于刑措。今百姓艱苦。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

宣其義

卷十二

奏議

色目下脫中

一本無頃字

循不敢盡求釐草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
計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有不急者無益者罷
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
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
并為一切指
抑加徵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
應前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一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
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
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勞延進

宏一作弘

爭作

獻別狗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
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
求帝初年減常貢却進獻罷權稅
財貨皆歸左藏新政多可觀近歲已來稍渝前
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
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
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
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奸冒過則不在
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

作微

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禁折納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

杜戶百。虛數

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救民疾苦。當如是。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
不病民
 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
 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
故
 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
為萬物之根
 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
 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
 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

一本無而字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
不病民
 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
 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
故
 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
為萬物之根
 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
 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
 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

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
 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
 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
 為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
 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
 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
 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
 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漢武末年
諸賈人未作買貸賣買率緡錢二千而
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錢四千而算一不稽事理不

同常一作恒下

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
 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
 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
 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
 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
 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
 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
 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

奏議

卷十二

奏議

十一

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上。文。國。用。不。充。語。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實指其事發明上文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行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

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工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于。賦。稅。之。中。寓。勸。民。力。作。之。意。今。日。安。得。此。盛。世。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遺。風。也。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求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

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以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

以錢一作計

支本色獨明月俸資課支計之法

軍食軍衣原

起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差即庶人其祿以農夫為差也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二十六斛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

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

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之法即在其。中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

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
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為重錢不乏固
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
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
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
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
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
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肅宗時羅錦
萬疋以賂回
紇發京師粟帛錢幣
數萬以給絳軍之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

代宗時諸鎮擅地結為表裏天子不復繩以法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

賦已重別獻繼興生曰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于是諸道爭尚侈麗為

自媿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肅宗時籍

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蓄十收一二謂之率貸擇豪

吏為縣令督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不問負之有無

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有而中積累以至於大厯之

開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

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聞緣軍用不給已

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

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

陸真奏議

歎諸本作敗

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裕財之道存乎節用不尚乎厚歛說得痛快情生費從事廣物意為備文漢文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唐太宗作案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始漢武隋煬作案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

恭諸本作躬

襄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樂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草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恭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

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屢
 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賜田租以厚蒸庶文帝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遂使
 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
 赴會食貨志云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史律書云
 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國富於上東漢文一。段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于今
 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

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高祖方經營天繼以災歉人
 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
 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籍太宗敦行
 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來不倦百姓有鬻男女
 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貞觀二年關中旱饑太宗
 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困
 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憫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
 視出御府金帛為贖之還其父母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
 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貞觀初天少雨中
 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無用者尚
 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

奏議

六

一本作米升
至四五錢

幽閉深宮誠為可憫灑掃之餘亦何作用宜皆出之
任求伉儷于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
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
後所出三千餘人
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貞觀二年公卿表曰依禮
季夏之月宜處臺榭今盛暑未退宮中卑濕請營一
閣以居之上曰朕有氣疾豈宜卑濕若遂來請糜費
良多竟不許
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太和百穀連
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遜
行旅萬里或不齎糧太宗即位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小
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
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罪
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
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
故人到於今

東唐太宗一段

設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

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

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

秦始皇據嶠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

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

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

戍徵大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

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

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猶未足以事征伐收大半之賦發閭

瞻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武帝遇時運理

董真

卷十二

奏議

七

廉平一作清

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後汰
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武帝時商賈人
輜車二算船五
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告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
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
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食貨
志云
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
資周乃後周即宇文泰之後齊乃北齊
即高歡之後齊至後主為周師所擒府庫充實開
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
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

叛以至於亡隋文帝既平江表躬先儉約開皇十七
年中外倉庫無不盈積至積于廊廡之
下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帝嗣位肆情騁志窮
極靡麗鑿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千萬人皆仰給縣官
租賦之外一切促歛不顧元元千是盜賊充斥天下大亂
此三君者其所憑籍豈
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
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
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
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
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固
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

卷十二 奏議

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路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

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

大傳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猶懼其未也又教之

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

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

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

為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

識得民為邦本之意

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
 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
 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
 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
 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
 撫撫字為妙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狗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
 毗往往招誘鄰境通逃者而優假之民以浮游為利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華通逃為理化舍彼適
 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
 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

宏一作弘

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
 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
 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
 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先提綱下分解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
 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
 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
 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
 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
 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

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
文寫出因法滋弊之定以應久無不弊
 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
 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
 此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
 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
 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
 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
 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
 年限纔滿復為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
法中

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
生弊
 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
非美政而在富庶之日則始行之
 骨漈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
有不以長稅為有功乎
 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
輸是民情而在充裕之日則易
 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
 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
今有不以徵辦為
 容織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
盡職者乎
 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
 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

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已上言當時課吏之法畧不從恤民起見，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歛，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

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

賦
本無額賦
二字或作常

一本無額納二字

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畊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較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畊。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

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

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

歛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

此歛。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

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實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

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

奏議

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不以。獨。貨。為。恩。而。以。寬。緩。為。恩。在。國。家。本。無。所。不。以。獨。貨。為。恩。而。以。寬。緩。為。恩。在。國。家。本。無。所。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損。民。之。被。澤。多。矣。矣。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諒。其。風。俗。時。候。以。定。徵。稅。法。妙。論。妙。論。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于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以。資。國。也。即。其。

白。簡。賦。錢。出。百。姓。第。四。新。論。賦。賦。

宗文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饜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

之外。設備于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恒懼。夫

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堯九年水。湯七年旱。陰陽相寇。聖何禦

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

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

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

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

用平糴之法。李悝為魏文侯立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大司農耿壽昌

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各常平倉利兼公私頗

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隋文

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建倉寄貯之積委社司執

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備貯委積貞觀

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

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

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唐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

熟所在為義倉歲凶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

漸復修崇。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是知儲

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

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

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

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

積大瓊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

積本作庾

奏議

恤亂興于下禍延于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發揮得也
 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
 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
 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
恤民厚是保邦人主宜識此意
 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
 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
 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
 給軍食支計持國計者大都如此荷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
 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
說小民剝肉醫瘡之苦如畫

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
 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
 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鄽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
 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
指下以茶稅蓄根說
 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
 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
 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
 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
區畫得

一本得上有約字

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正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

四二作已

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急。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

本作

董真義議

卷十一

奏議

元

食本作養

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_{語轉下}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室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詭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揜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配一作氓

此亦士農其

壞際謂木作

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井。田不。之。後。繼。以。限。田。正。是。此。意。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畊。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隳。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時官稅甚輕。故覺私租之重。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敘事中夾議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稽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周官大司徒不可舍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廷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引書處伏居安思危意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是言德宗尚足稱令主

一本福作富

才一本作練

鞠一本作煦

難一本作艱

竊謂三代黔黎必躋福壽之域。昨奏人閒疾苦十分才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說到勸勉力行上八自極得責難于君意知之非艱。尙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難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不蔡九霞曰。東萊呂氏謂三代田制雖商鞅亂之而

租稅猶存其意。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夫兩稅之法。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高下。最爲病民。乃後世因之。而不能變。總由儒生惜民之說。無裨于國用。一經心計之臣。雖刻剝病民。而國用攸賴。人主未有不聽其言者。况當亂離之世。所入不足。其所出方加。派苛徵之。不暇而進。以恤民之說。宜其柄鑿不相入也。殊不知稅愈煩。民愈敝。而國亦隨至於亡。非一代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宣公此奏。其一論租庸。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二
調之利兩稅之害極詳但于兩稅之中去其太甚其二請以民之所產爲額而不計其值至歸重節用尤得理財要領其三論課吏之法但知國計不顧民生愷切詳明可令讀者心惻其四請禁先期徵收於不損國計中可寬民力其五請蓄糧以備荒皆精謀碩畫上不虧公帑下可利黎民惟其六禁兼并之家稅歛重於公稅在唐時則宣公言之在宋時蘇氏父子亦主此議然行之反覺紛擾無如德宗皆不能用也豈惟斷然而力行之

陸宣公奏議卷第十二終

命巡漕未竣事而鄴仙謝世以莊身非諫垣不能勝任每致書叔氏相與太息而已及叔氏任宜賓令宜賓距忠州匪遠宜公祠墓在焉時學使聶銑敏蓉峰按試忠州往返宜賓嘗爲叔氏曰余校士忠州座對象鼻山夜半常見火光滿山試畢恭謁宜公神道知前所見者乃公墓神燈也欲議奏而因循未果今上元年歲辛巳忠州牧錢塘李紹祖述軒約協修祠宇清理田畝壬午冬叔氏秣滿入都道出忠州乃展拜謁之忱商畧修葺抵京師相與話數年積愫終以宣

公未邀從祀引爲子孫之恥癸未春叔氏旋任宜賓乃分訂制誥奏草中書奏議二十二卷謹加校對重付剞劂適會稽吳傑梅梁御史督學來川按臨敘郡叔氏以首令時與盤桓備述素志梅梁欣然樂從而未敢造次者實因雍正年間曾經具奏而未邀

恩準也迨同宗心蘭言總藩蜀國贊成其事定稿入奏爾時尚聞部有駁意豈知公之靈爽早已仰契宸衷面下溫諭所以部議更爲切實維時忠州牧吳趨吳友篋編山以剏修祠墓自任乃與叔

而又恰有祖風矣茲復重刻此集則其志超卓卓爲
何如哉刻成因爲誌其梗概如左若夫宣公之政事
文章前賢論之詳故不復贅

道光四年冬月四川分巡永寧道金山周藹聯謹跋

陸宣公集卷之二十一
唐宣公集二十一卷其三十
世裔將宜齊命

重刻陸宣公奏議跋後

唐宣公

成本

三十七世祖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嗣中

博學宏詞召爲翰林學士官至宰相知無不言有不
可者力爭之或規其太過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邈他恤乎後裴延齡忌而譖之謫忠州別駕
有宋蘇文忠公校正奏議劄子於政事文章人品學
術特詳由唐迄今以治績配享 歷代帝王廟俎豆
不祧馨香奕禩 成本 自束髮受書敬誦是集服膺不
忘嗣宦蜀之宜賓每以不獲檢勘付梓爲憾辛巳歲

忠州刺史李紹祖西陽刺史家光宗暨

成本 共捐廉

重修祠墓清理田畝作祭掃費壬午冬

成本 秩滿入

都道出忠州拜謁祠墓癸未旋任勸課餘閒覆讀所

集大有裨於國計民生爰分訂制誥奏草中書奏議

二十二卷敬謹校對重付剞劂閱數月而告成焉敬

跋數語於簡末時道光四年歲在甲申仲冬月中澣

裔孫

成本 謹書於宜賓官署一榻清風之軒

宣公本 三十小世脈也平十八登數士策聯中

重校劉宜公奏稿題詞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770